詩問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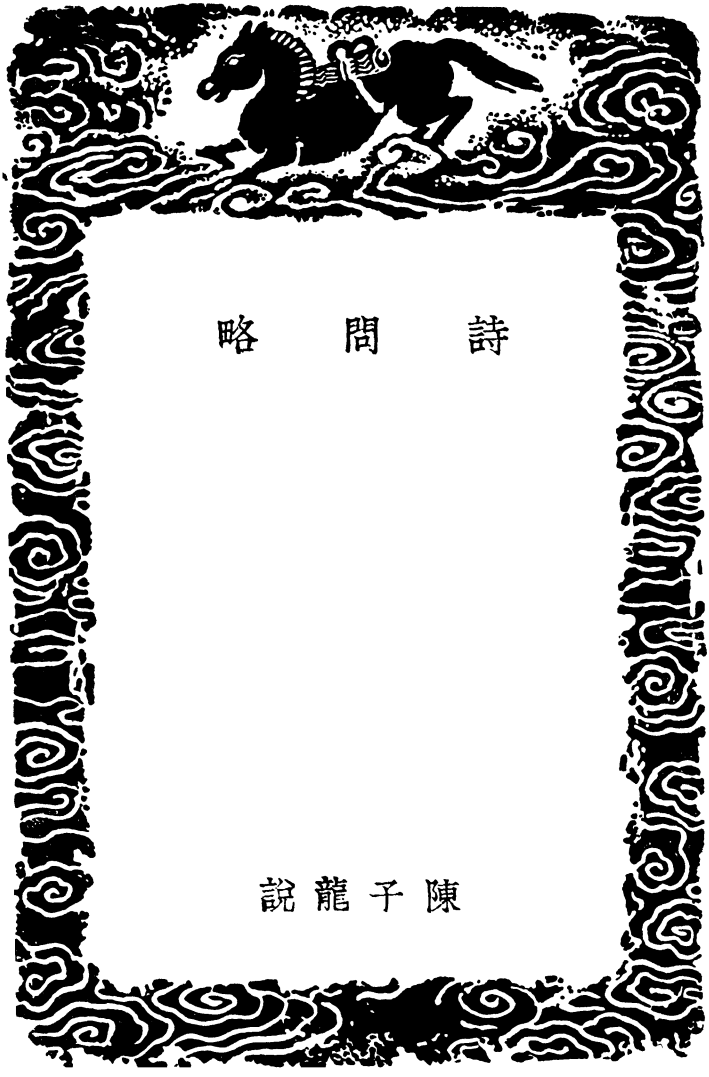
白鷺洲主客說詩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問略

陳子龍說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弗錄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蔓草風雨有女同車諸什韓起嘉之曰不出鄭志初題此篇爲詩志庶幾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諸有道者或嫌其略而不詳異日尚有續焉雲間陳子龍識

詩問略

明　雲間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即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溝洫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予童時授讀。即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

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之切可知。采、言選、芼、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沒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輩也。兼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黼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弃齊以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

陳嬀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愚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嬀無抑詞。有女陳嬀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翱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甚都雅。將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蓋美陳嬀。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譏相承。無有晰之者。

邶之北風。有先幾之遯衞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閒。有農圃之歡。秦則兼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汩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績事也。采蘩。蠶事也。繁、白蒿也。爾雅謂之皤蒿。蓋蠶未出。以此洗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亦以此啖之。故豳詩曰。采蘩祁祁。正治蠶之日也。采繁爲蠶。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便浴蠶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起。勤苦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爲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瀧。夫人世婦。登其事。后夫人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剔賤者髮。以被紛爲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

皆副。不用編。況次乎。詩所稱被。卽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益信此詩爲置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疊兕觥。酌以遣懷。至馬瘏僕痛。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爲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感以忠藎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瞻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暌闊。不能寬懷耳。序以爲審官求賢。非也。或於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穿鑿也。

出車禦玁狁。城朔方也。城工旣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旟。在牧。龜蛇之旐。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玁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西戎靖而玁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備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家勝算也。（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拒昆夷、獫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殷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菀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曰奔

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隩。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菀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也。小弁。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菀柳者。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爲配也。若從王伐申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冔。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冔、殷冠。而諸士服以祼將。白爲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爲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幷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爲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

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舍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爲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辨之詳讀書論世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踵帝嚳而行敏歆者急于享禖之禮也忽然震夙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棄之耳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爲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置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寢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報于上帝夫言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非元旦也

毳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即此而非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即軷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牡若出行之軷則以犬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軷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軾上。出行之祭。亦曰軾。與此不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衆。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羣宵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方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瀰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語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逾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悅吠尨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擇分、狡童、褰裳。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擇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且。

東門之墠。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友班荊相遇也。揚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錄。況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聲。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亹立。齊殺子亹。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其國。有內外蛇鬬之釁。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傅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實汪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予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沃之強也。鄭風。言子儀之弱。信纔臣而失兄弟也。

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予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

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闈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爲晉人叛昭侯無衣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爲好戰宛柳諸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爲不肯朝周葛草朋友期會而以爲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爲遣毛序之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卽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以慷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稂蓨爲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扈之會曹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親其後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邻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看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爲下泉非也若周京京師卽下泉乎慷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竝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正鎬爲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譽是矣然祀郊禖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

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疢疾。遂不敢卽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也。止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娀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此又一證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證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舉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卽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

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敍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搆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啖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龍篡弒濳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故耳其實曾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衞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邱凱

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于嗟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衞風之不幸也、

序謂衞有狄難、處漕、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衞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衞、宋桓公逆之河上、宵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與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鴻鴈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册、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耶、男子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贋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擘兮、狡童、扶蘇、褰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竝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鬬。七國之秦。非嘗日之秦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蟜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摽有梅。叔向韓起無讒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斜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衞宏皆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夾漈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元孔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億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朱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爲舍之。鴟鴞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衞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爲風。附豳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萇。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爲尹伯奇之傳。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

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篆闕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大學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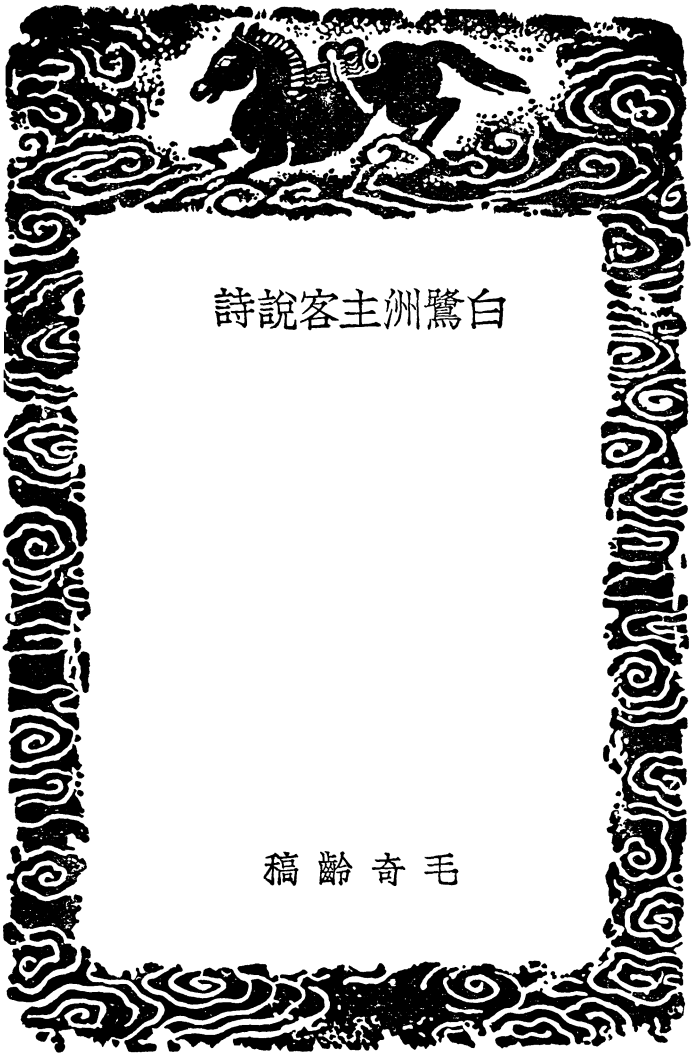
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皆宋儒之罔言也。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杕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邶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非也。

召穆公賦溥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衞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藎忠獻替。故列之大雅。此足見黍離降而雅亡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衞武公爲王卿士幽王沈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爲宴享之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入衞風矣。周之國無所謂豳也。豳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云。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魯。又不得列爲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爲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非豳詩也。

太子宜曰。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

衞秦晉相與卽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遣畿內以戍申何爲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爲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爲也予秦以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感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非遷也廢于申卽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原之見距于狄不得已而棄冀都夏陽非槃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弒幽王殺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立王子余臣于檜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檜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檜王平王分立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及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郤是爲鄂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曲沃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賄周僖王王命之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屢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爲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爲備耳豈有畔志而爲詩以宣之者況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纂謀潘氏陰主之爲內應是詩爲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凌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矜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



白鷺洲主客說詩

毛奇齡稿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錄

卷全
序論
說淫詩十二條
說笙詩四條
說雜詩四條

白鷺洲主客說詩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宣城施愚山以少參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名洪才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人縣令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耻庵諸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聘至京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誌勝事陽豗客也陰豗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耻庵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李漁村任邱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帥昌邑淫亂式縶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類而尙不同若詩與聲則更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譏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蠕蛛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嫪之言也孟子曰無差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

此一方人比戶閨閣皆以獻門娼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蹇修姚姒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牝牝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章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衞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邶詩也衞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趦其言

戊曰然則彼姣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慨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有詩其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之當愼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逞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淫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句者。衞孫林父逐衞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首。首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首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衞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首侯。首侯宣言衞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轡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衞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首爲臣執君。不可爲法。首侯乃許歸衞侯。則是此一賦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踰無折。幾以首侯無執爲淫失戒。首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卽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衞衞侯享之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衞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衞詩也向使木瓜淫詩則衞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而爲之賓者特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況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嘗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若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嘗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卽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貺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面諛其不倫又若是然則以嘗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嘗時子蟲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

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謂賦不出國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己國之淫詞以爲貺。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歷受其淫貺而不之怪。即使宋朝逢嫪毐。亦不必盡發其淫語而盡語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當設身處其地。未有衛人賦衛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獃者。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强坐曰。如是如是。是何耳目。是何肺腸。縱有可疑。猶難實指。況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即漢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埽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偞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闐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麐叛呂光。遣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

改其度。而必以爲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既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青青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儇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儇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衰衣留周公。詞亦甚儇。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邱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儇儇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以才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賓喜而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髣髴想像。使鑿然定爲何詩。其爲窕抑者。不既多乎。

又曰。況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凌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

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儇薄。此時不儇薄耶。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靑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傳有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說詩。自朱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使亡倚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則過倔强矣。按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鄭曼頗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

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强援而至于去國。雖兩辭齊昏。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淫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

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又甚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尙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荊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褰裳而不爲恧。宣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惘然不一省。眞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當以陋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證也。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也。何也。州吁時未城漕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淫詩。以詩辨之。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陛升。其尊人

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污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卽間有異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千百載後橫執己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卽鄭衞兩風朱傳皆以爲淫詩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旦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衞曰憂而不困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詞理自合名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與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旨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有圖貌者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頎而晳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黧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傴僂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三者奚信必將曰頎晳者是短黧者非傴僂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聞而幷欲掩卜氏之親見執得執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已上說淫詩

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爲三百五篇惟毛詩尙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笙之故彙作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爲詩篇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卽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旣稱釋詩自當識詩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爲題漢唐之詩以題爲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盡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飮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有詞者爲歌無詞者爲樂爲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翻然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幷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有詩者爲歌無詩者爲樂爲奏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爲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爲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自翊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

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呅而不名歌歌卽有器夫歌且不徒況可徒器蓋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奏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鐘一類管鼓一類然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虞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是以周禮註笙與鐘應鐘編鐘也籥與鼓應鼓士鼓也籥師歌豳詩則吹籥而土擊鼓以應之燕樂歌二南則吹笙而扣編鐘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主徒器者且猶有七門塤籥簫篪笙笛管是也塤篪但輔聲而不主聲笛則隸于簫籥矣其以器主聲而見于經者惟籥簫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如見舞韶箾簫韶九成則以簫主韶謂之簫詩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箾南籥者則以簫主象以籥主二南謂之簫詩籥詩以雅以南以籥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籥皆謂之籥詩燕樂歌二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象象箾簫與管通籥笙二南笙又與籥通籥簫笙管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曰無詩則亦不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眞夢之夢者也右說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說詩則往有可疑者如斯螽莎雞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曾驗之並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四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難解人自

不讀書耳予向聽寫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卽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戶者今墐戶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證如此人苟善讀書何在非經學耶

戊曰朱傳于名物詞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耳乙曰不然以詞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然此詞義也但舊註鄂不蕚跗也鄂與蕚同不與跗同言花蕚之跗韡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庾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爲跗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于唐棣之華下突出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華盧東元曰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雅詩畏此罪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罪與罟皆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辠字說文辠犯法也秦始以皁近皇字改辠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形色多襲舊註如關關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

鶴鳴于九皐正義引陸璣疏謂頂額翼青身白而朱氏曾見世所畜鶴鰓羽面立皆翼白尾黑喙奮筆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卽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典稽疑有云遇九皐之介鳥偉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以上說雜詩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集成初編

詩問略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董愛筵）

G一六六二上 祥平